

〔角 剧〕

东 风 吹 春

天 方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大跃进的1958年，如初升太阳般的人民公社在全国各地农村紛紛建立，农民們欢庆这千古以来未有的大喜事，意气风发，干劲冲天的为农业大跃进而战斗。本剧作者此时正在农村生活，亲眼目睹这一划时代的跃进景象，充满着激情写了这个剧本，歌颂了一日千里的种种跃进面貌，善意的批判了个别对新事物認識不足，怕吃亏的外号“万宝全书缺只角”的邱万宝；同时也揭发了富农分子邱富财的阴谋破坏。剧中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，是一幅动人的速写画。

这个剧目参加上海市1959年戏剧会演，获得好評。

前 言

随着去年偉大的全面整风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，一个波瀾壯闊的公社化运动，以雷霆万鈞之势，在全国範圍內轟轟烈烈的展开了。它好象初升的太阳一样，为我們照明了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，以至将来在农村中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。

去年我在宁波邱隘公社深入生活，亲眼看到广大社員为庆祝这千古未有的大喜事，个个意气风发，干劲冲天，公社的面貌也正是瞬息万变，一日千里。比如，有次我因公离社二天，等我回到社里，他們一下子已举办了很多幼儿园、托儿所；有块荒地，我几天不去，到下次路过，那里的土高爐已在冒烟炼鉄了；不少工厂、工場，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兴建起来；过去一个小社無論如何也搞不起来的大水庫，也开始动工建造了。特别是摆脱了几千年来轉鍋台、跑河头等繁瑣家务劳动的妇女們，更似脱韁野馬，出洞猛虎，在搶收、搶种及大积土杂肥运动中显示出巨大力量！这些奇迹，使我激动得好几夜沒有睡好。《东风吹春》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写的。我的主观愿望是想通过剧本主人公邱万宝从落后到转变的过程，同时反映出农村公社化后，广大农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所进行的气势磅礴、进度神速的社会主义建設和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思想。但限于我政治、艺术水平太低，虽已写了三稿，可能这个意愿还没有达到，甚至还有錯誤，这就要求广大讀者和前輩专家再进一步的

幫助了。

“沒有太陽不抽芽，沒有土壤難開花”，特別應該一提的，《東風吹春》劇本的所以能夠產生，首先應該歸功于黨，歸功于創造生活的勞動人民。我只是在這朵花上做些剪枝、澆水工作而已。說得確切些，做剪枝、澆水工作的也不是我一個人，還有區文化局領導親自掛帥，一再鼓勵和提出劇本修改意見以及劇團演員、音樂組老藝人幫我挖掘甬劇曲調，否則這戲決不可能有今天的面貌。因此，這戲也可以說是“領導-專業-群眾”三結合創作的劇本。

天 方 1959, 6, 21 于寧波江東

人 物

邱里风 东风公社董存瑞基干民兵连连长，共产党员，民间歌手，二十四岁。从小由其叔邱万宝扶养。

邱万宝 邱里风的叔叔，擅长泥水、木匠、石工、铁匠等技术，外号“万宝全书缺只角”。四十五岁。

朱桂英 邱万宝妻，穆桂英排排长。四十岁。

小金虫 本名邱小英，邱万宝女，因其体态小巧，性格开朗，人们都叫她“小金虫”，所以本名反而被遗忘了。花木兰排战士，社文工团演员。二十岁。

夏志蓝 东风公社第三生产队党支部书记，三十五岁。

喜 鹊 花木兰排排长，社文工团演员，共青团员。二十二岁。

抱 来 董存瑞基干民兵连战士，二十二岁。

桂生婆婆 敬老院老人，六十余岁。

老 人 敬老院老人，七十岁。

杏 花 花木兰排战士，二十余岁。

爱 玉 花木兰排战士，二十余岁。

邱富财 富农分子，四十岁左右。

花木兰排战士若干人。

老人若干人。

董存瑞基干民兵连战士若干人。

水库工地民工若干人。

社員若干人。

馬灯舞队若干人。

紗船舞队若干人。

要唱山歌难起头，
巧匠难造万花楼，
石工难铺幸福路，
画家难绘天堂图。
党的号召作歌头，
公社大造万花楼，
团结铺通幸福路，
社员画出天堂图。

——浙东民谣

一 建 社

〔一九五八年九月。

〔浙东某水稻乡，乡人民委员会门前。

〔傍晚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震耳，歌声不绝。乡人委门前张灯结彩，喜气弥漫。

〔各村高级农业社社员、朱桂英、邱里风、抱来、桂生婆、杏花、爱玉等人各捧申请书、决心书按锣鼓点子舞上。

歌 声：（唱“纳则”）

桂花开放漫山黄，
和风轻送百里香。
人民公社胜桂花，
千村万户喜洋洋；
从今休再讲，

无路上天堂，
共产主义比天堂强，
人民公社是桥梁。

〔音乐过门。〕

千村万户喜洋洋，
敲锣打鼓登桥梁，
家家歌唱毛主席，
户户感谢共产党，
万众一条心，
意志坚如钢，
哪怕天边高万丈，
举起双手摘月亮。

〔大家走向乡人委，夏志蓝在门口频频和大家招呼。〕

邱里风：（突然叫道）嗨！看呀！我们的业余剧团来啦！

〔人们立刻欢呼起来。〕

〔马灯舞队上：喜鹊红衣红马，一跃当先，后面小金虫等
演员分扮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各骑马灯紧跟舞上。〕

众：（唱“马灯调”）

千道霞光彩旗飘，
万马奔腾声势浩，
五位一体力量大，
紧紧依靠党领导。（重句）

工：（接唱）工厂机器轰轰叫，

钢炉火龙冲九霄，
农村也要办工业，
人民江山钢铁浇。（重句）

农：（接唱）驾着拖拉机到处跑，

嗨！这是我們国家造，
深耕一尺太淺了，
高产卫星滿天拋。（重句）

兵：（接唱）田头生产勁头高，
保卫祖国称英豪，
既是民来也是兵，
誰敢侵犯不輕饒！（重句）

学：（接唱）乡乡村村办学校，
各种专家如涌潮，
冬烘先生要来当学生，
还嫌他新知識太差了；
气得他眼花胡子翘。

商：（接唱）商业发展速度高，
商品花色多又好，
随你欢喜随你挑，
人人滿意个个笑。（重句）

喜 鵲：（接唱）世代都說泰山高，
戳破天衣穿云霄，
如今我們——

工：工！

农：农！

商：商！

学：学！

兵：兵！

齐 声：（接唱）——五位一体了，
背着泰山能飞跑！（重句）

众：（欢呼）好！（鼓掌）

〔馬灯舞队下。

〔音乐轉“小板船”。

众：看呀！又有一个剧团来啦！（夹杂欢呼声，鼓掌声）

〔紗船舞队上：紗船上堆滿碩大的农作物和鍋爐等模型，旁書“人民公社”四字；一个女孩在船中，男女划手紧跟左右。喜鵲、小金虫等人卸妝后复上。

齐 声：（唱“小板船”）

紅日升东方，
隔开万里洋，
先造大船渡滄海，
到达彼岸搬太阳。嗨嗨！
公社如大船，
靠它渡海洋，
共产主义象紅日，
搬来紅日幸福长。嗨嗨！

男划手：嗨！风浪来啦！

女划手：嘿！把好舵呀！

男划手：曉得罗！

（唱“小板船”）

哪怕风儿狂？

哪怕万丈浪？

女划手：（接唱）我們船大力量壮，
乘着狂风破海浪！嗨嗨！

男划手：（接唱）舵儿把得准，

女划手：（接唱）桨儿划得忙。

齐 声：（接唱）坚决和浪作奋战，
哪管汗水如雨淌！嗨嗨！

我們船大力量壯，

乘着狂風破海浪！

〔隨着鼓樂，紗船作各種舞姿；唱畢下場。〕

眾：（歡呼）好！（鼓掌）

一社員：中國共產黨萬歲！

眾：（呼應）中國共產黨萬歲！

一社員：毛主席萬歲！

眾：（呼應）毛主席萬歲！

一社員：人民公社萬歲！

眾：（呼應）人民公社萬歲！萬歲！（鼓掌、歡躍）

邱里風：（從人叢中出來，激動地）同志們！我又編出一個新山歌
啦，唱給大家听听呀！

眾：（鼓掌）好呀！歡迎！

邱里風：（唱“武仙花”）

東風吹春來，

紅花滿地開，

人民公社紅花人人愛；

你申請，我參加，

千里細流歸大海，

革命事業萬萬載！

眾：（歡呼）好呀！

一社員：啊，倒看不出呀，你們村里還有這樣的人才！

小金蟲：你不曉得呀，里風哥是我們村里的民間歌手哩！

喜鵲：我們剛才唱的也是他編的哩。

小金蟲：是呀，還是我們喜鵲姐的未婚夫哩！

喜鵲：死鬼！（打她）

〔小金蟲躲開，大家歡笑。〕

杏 花：(截住金虫)你也莫說別人啦，你自己和抱來呢？(把抱來推向金虫，金虫躲開)

抱 來：噯！怎麼扯到我頭上來啦！

〔大家又笑。

一社員：(俏皮地)噯，原來如此呀，失敬！失敬！

〔笑声。

桂生婆婆：這裡的歌手可多啦，我們的山歌老將小金虫媽還沒出馬哩！她年輕時是村里的山歌王呀！

喜 鵲：(想起)噯，對！(從人叢中拉出朱桂英來)萬寶孀，你怎麼躲在人堆里不出來呀？來，唱一個大家听听。

众：噯，唱一個，唱一個！

朱桂英：哎喲，不要拖，不要拖！要我唱山歌有几百羅，今日一天想唱的呀，要比從前十年多。

众：为啥呀？

朱桂英：為的今天成立人民公社幸福多呀！

喜 鵲：好，唱吧，唱吧！

朱桂英：噯，慢點！打鼓要配架，種田要使耙，你們唱歌搽脂抹粉，我唱山歌也不能不化妝呀。

喜 鵲：(一想，從自己頭上拿下一朵花)喏！給你戴朵花！(替她簪在發上)

朱桂英：(笑)哎喲，這才是老旦戴紅花，笑煞鄰舍家了！

〔大家笑声琅琅。

朱桂英：好，我來唱，你們跟呀！

姑娘們：好！

朱桂英：(唱“武仙花”)

松樹抽青芽，

老旦戴紅花。

姑娘們：(接唱)有人問你：“这是为了啥？”

朱桂英：(接唱)我回答：“不为啥，

只因我家已經入公社，

我家已經入公社。”

喜鵲 鶯：
小金虫：(唱前調)

喜鵲喳喳叫，

姑娘也戴花。

朱桂英：(接唱)有人問你：“为啥要戴花？”

邱里风：(接唱)我回答：“不为啥，

只因家务社会化，

我們彻底解放了。”

邱里风：(唱前調)

妇女也戴花，

我們也戴花。

朱桂英：(接唱)你們男子要戴什么花？

邱里风：(接唱)你要問，什么花，

劳动英雄光荣花，

遍地开的幸福花。

众：(合唱前調)

你也入公社，

我也入公社，

声势浩大象万匹千里馬；

你戴花，我戴花，

人人都戴幸福花！(重句)

〔大家热情沸騰，兴高彩烈。〕

夏志藍：同志們！時間到啦！东风人民公社建社大会要开始啦！

众：好！大会开始啦！大会开始啦！

〔爆竹嘭啪，金鼓齐鸣。〕

〔大家纷纷进入会场，独有邱里风仍未进去，焦虑地向远处遥望。〕

〔会场内人声喧沸，锣鼓声频传。〕

〔朱桂英急急出。〕

朱桂英：里风，要提申请书啦，你还在这里做啥？

邱里风：阿嬷，怎么没有看见阿叔呀？

朱桂英：（生气地）喲，刚刚一起出门，我才关门落锁，他一下跑到哪里去啦？嘿！这瘟老头，脑子死不开窍，真气煞人！哎！管他！死了杀猪屠，吃不了带毛猪；他不来，我们自己去提申请书。走，跟我进去。（拉了邱里风就走，进入会场）

〔鼓声频传，隐隐可闻。〕

〔邱万宝上。〕

邱万宝：（唱“月调”）

月色阴，大路清，
我心儿重来脚也沉，
别人都兴高彩烈入公社，
独我万宝暗烦闷。

我，正名邱万宝，绰号“万宝全书缺只角”。常言道树高有根，取号有因，我这个绰号也有一个来因：只为我心灵手巧，百样生活一看就懂，一学便会。不论泥水、木匠、石工、铁匠件件都来；无论造桥、铺路、打杂、砌屋都少不了我老万。有这些原故，所以叫我“万宝全书”。既然“万宝全书”又怎会“缺只角”呢？唉！说来话长。解放前地主当道，三餐不饱，全靠这些手

艺才保住性命几条；解放后土地改革，我分进了土地，省吃俭用，加上平时做些副业，居然也添牛买车。自从成立合作社，把我黄牛水车折价归社，我当时因思想不通，曾嫌折价吃亏，不免总有怨言出口。平时又在自留地里多卖些力气，想不到就这样，一些青年人在我绰号后面又拖条尾巴，来个“万宝全书缺只角”。据说，我缺的就是社会主义这一“角”。唉，那时我想，“缺只角”就“缺只角”吧，反正你们管你们叫，我管我逍遥。现在村村，我们一家四口：老婆桂英、侄子里风、女儿金虫和我老万，个个都有劳动力，工分收入不算少，日子过得很富足，合作社到底比互助组好。我当初思想不通，实在可笑。想不到一浪方平一波又起，村里又要办啥人民公社，未知是坏是好。我心想看它一年，怎奈老婆、侄子不依；再说大家都入，我也不好意思不入。这正是羊头钻竹篱，进退都为难呵！

〔会场传出鼓声。〕

邱万宝：（唱“老流水”）

会场阵阵传鼓声，
更使万宝乱了心。

（转“老调”）

这条门槛虽不高，
我的双脚却重千斤。
我家人少劳力多，
日子富裕又安稳，
今年又要办公社，
未知好坏难安心。

我可比一人脚踏两头船，
是进是退难决定。（不安地坐在門前的石阶上）
〔邱富财鬼祟地上。〕

邱富财：（唱“引子”）

山上无鳥雀为尊，
穷鬼得势坐朝廷，
寒天喝凉水，
滴滴記在心，
但等时机报仇恨，
要报仇恨。

我，邱富财。想从前雇了长年短工，粮堆满囤；土改后被評为富农，犹可比一根麻繩縛在头頸，要动不得，要解不能，令人又气又恨。想不到他們又要成立人民公社，哎哟，这条麻繩越抽越紧，我怎肯甘心！（見万宝，旁白）哎哟，这不是我远房堂兄万宝？——啊，是了！这个老头儿，在合作社时，車、牛折价归社，心有不满，如今成立公社他又独自坐在外面，恐怕又是思想不通。（想）唔，待我試他一試，見机行事。（上前）老万哥！

邱万宝：（抬头）……

邱富财：你听，里面建社大会开得多么熱鬧，你为啥不进去呀？

邱万宝：（心煩地）里面热，外面吹吹风凉。

邱富财：嘻嘻！我說老万哥，共产党真英明呀，办了合作社，又办人民公社，我看呀，将来的日子真越过越好啦。

邱万宝：唉，說是这么說，可不知道究竟怎么样哩。

邱富財：(旁白)哎，听言观色，果然他旧病又发……唔，机会莫错过，暗暗点把火！(对万宝)老万哥，据我知道公社是不错的，不过也有一些风言风语，不知是真是假。

邱万宝：(关心地)哦！讲些什么？

邱富財：本来我是不敢说的，好在我們本家兄弟，随便说说，有啥讲错，你也不必认真。

邱万宝：老兄老弟，何必见外？

(邱富財鬼祟地四面望望。)

邱富財：(唱“引子”)

风言风语本无影，
听在耳里却生根，
今日告诉你，
本为兄弟情，
让你事先可留心，
可以留心！

(轉“紧平潮”)

公社百样要集中，
可比一条捆仙繩；
房屋家具都入社，
自留地再无半分，
猪羊鷄鴨也归公，
要弄得你里光外滑象酒坛。
听说有人消息灵，
早作安排算盘精：
暗中先把家具卖，
再将猪羊鷄鴨杀干净。